



浙江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丛书

图书馆藏书

46

三教九流的传说

50900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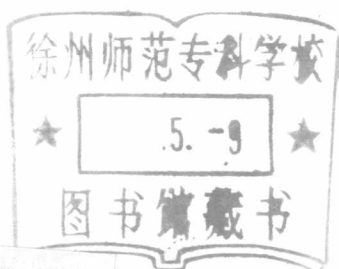
I L277.53/198



山海经丛书之四十六

三教九流的传说

陈德来选编



23164426

084329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德均

插图：赵延年

封面设计：邵秉坤



• 山海经丛书之四十六 •

三教九流的传说

陈德来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80000 印数00001—105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46-4/I·45

统一书号：10317·412 定价：0.98 元

目 录

说书先生舌巧	1
谁也别想谁了	4
理发匠玩刀	7
大师傅和二师傅	11
咸淡同碗当家菜	14
佛跳墙的由来	17
姜是老的辣	21
棺材和皮袄	26
算卦寻驴	29
忍耐忍耐忍耐	38
青龙背上剥皮匠	45
皮匠扁担两头翘	48
姚一刀吃鲈鱼	51
句句不离本行	54
醉雕之技	59
豆腐老板许“千金”	64
听话司仪	68

两上当	70
王木匠天天过生日	74
买墨斗	77
香火赶出和尚	82
杀牛化斋	84
马二先生看风水	100
铁口之秘	103
开张赎当	108
鱼头宴	112
矮厨子逃官	117
走方郎中扮关公	123
行医两同行	126
货郎封“神”结良缘	132
大年初一看闹剧	143
三世图	151
洋人假项链	159
哈德门之兴	164

说书先生舌巧

从前，品茗茶楼特邀来一位说书先生。说书先生为了吸引听客，在开书中讲到书中一个人物吝啬贪小，就形容说：“……像饿着肚皮的剃头师傅。啥意思？穷刮……”这个野噱头一放，满堂笑声。说书先生收到效果，自鸣得意。

第二日，书场里听客增加了不少，生意兴隆，说书先生高兴，茶楼老板开心。书停人散，茶楼老板收拾场子，突然发现状元台（书台最前面的那个座头）上九把茶壶盖上的顶珠都不翼而飞了。细细一看，齐崭崭、光秃秃，显然被人扭去了。要命！茶壶虽然不碎不漏，完好无损，但是盖子没有了顶珠，滑溜溜的，如何拿掉盖子给客人泡茶冲开水？

老板哭丧着脸把此事告诉了说书先生。说

书先生一惊：是地痞捣乱？不像。因为一则地痞流氓没有如此功夫；二则他们要捣乱，定是摔杯撒泼、翻台吵场。他想了一想，决定掏钱赔茶壶，叫老板不要声张，待明日再说。

第三日开书，场子里仍是平静无事。可是收拾场子时，又发现靠窗的两张桌子上有十几把茶壶缺了顶珠。这次因为老板留了神，所以对说书先生说：“那两张桌上坐的好像都是剃头师傅呀！”说书先生一听，有点明白了。

原来，那天说书先生放了个野噱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客中正好有个剃头师傅。此人回去和同行一说，顿时群情激愤。内中有个领头的说：“他有嘴，咱有手；他动口，咱动手，看他能在这里太太平平混饭吃？！”于是，第二日开始，他们就结伙来“听书”了。

说书先生悟出了是自己前天的那个野噱头得罪了剃头师傅后，心里暗暗佩服他们手上的功夫。就笑着对老板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不必担忧，明日看我的……”

第四日，老板强装笑脸站在门口招呼听客。只见听客中剃头师傅越来越多，差不多占了听客的一半，不禁忧心忡忡：不好，今天损失茶壶，恐怕不是十只、八只了……

一到开书时间，说书先生从容登台，惊堂木一拍：“各位，世上百行百业，啥行业数第一？人说：我说书先生开金口，评古道今话风流，可算第一。其实错了！我说书先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说穿了一钱不值。我说有种职业最难求，能使王侯将相低头，三教九流推首。啥行当？剃头！不是吗？不管你官位多高，爵位多显，戴了啥顶珠，红顶、蓝顶、珊瑚顶、‘茶壶顶’，头发长了总要剃头，要剃头，总得摘下顶珠……不过，剃头师傅都是菩萨心肠——一律‘刀下留人，手下留珠’。”

此话一出，满堂笑声。于是，从这一日起，品茗茶楼里的茶壶顶珠就不缺了。

毛一昌搜集整理

谁也别想谁了

崔八爷家养有一个皮影班子、一个大鼓班子和一个评剧班子。有一天，皮影班子里一个唱影唱得很有名气的人，拿着一封信来找崔八爷。他说：“八爷，我哥哥从京城为我另找了一条生路，你看这……”

崔八爷立刻接过信看了看，便笑着说：“那好！能另谋一条长久的生路，当然比唱影好得多了。唱影是要嗓子的，嗓子这玩艺可比不了别的才艺，到了一定年龄可就不中了。恭喜你啊！什么时候走？临走时我给你饯行！”

几天后，那个唱影的要走了。崔八爷果然设了一桌酒宴，并叫了几个上客，为那个唱影的送行。

吃喝完毕，崔八爷把眼睛一眯，显出一脸愁苦，对着唱影的说：“你欠我的债，可以免

了；你借别人的钱物，还不起的我也可以帮你还上。可有一条太难办哪！老爷我喜欢你的嗓子，你走了，我就再也听不到你唱了，我会想病的。万一真把我想病了可怎么办？”

唱影的听了，也感到十分为难，说：“老爷，这可真不好办哪！”

崔八爷皱着眉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也好办！你不是另谋生路，从今后不再唱影了吗？”唱影的点了点头。崔八爷又一本正经地说：“不唱影了，要嗓子也没用咧，干脆你就把嗓子留给我吧！”唱影的一听，吓了一跳，忙跪下说：“哎呀，八爷！这可不行！嗓子是长在人身上的咽喉要道，哪能留给别人呢？！”

崔八爷立刻不满地说：“嗨，想不到你这个人这么小气！你这么大的个儿，小小的嗓子眼儿才占你身子的这么一丁点儿哟！你吃老爷喝老爷这么多年，老爷就向你这么一点儿东西，你还舍不得，真岂有此理！这样吧，你若肯把嗓子留给我，你希罕老爷家的啥，老爷就给你啥！”唱影的听了，立刻抬起头来问道：

“老爷说的可是真话？”崔八爷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八爷我真人不说假话，在座的各位

可以作保！”在座的各位客人也都表示愿意作保。

于是，唱影的说：“我不喜欢金，也不喜欢银，就喜欢老爷你那张舌头！我在老爷身边多年，得到了老爷的舌头的很多训教和安慰，真是感激不尽！今后要与老爷天各一方，为了继续得到老爷的训教和安慰，我想要老爷的一疙瘩舌头尖儿！”崔八爷一听，尴尬极了，说：“老爷我给你一疙瘩舌头尖儿倒没什么。不过舌头尖儿割下来就变成死的了，死舌头尖儿怎么会说话呢？你就是把它带在身边，它也不会安慰、训教你了！”唱影的立刻笑着接道：“老爷，嗓子眼儿割下来也会死掉的，死嗓子眼儿怎么会发出声音来呢？就是我把嗓子眼儿留给老爷，它也不能再帮八爷消愁解闷了。老爷你看咋办呢？”

崔八爷自知理亏，当着在座的各位客人也不好再狡辩了，只好把手一摆说：“那就算了吧，今后谁也别再想谁了！”

贾伟林搜集

理发匠玩刀

从前，有一个县官，喜欢射箭。他的箭法熟练，眼光也准。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好箭法用来猎取飞禽走兽，也不用于追捕盗贼，却嗜好以人试箭，来寻欢作乐。

过去，县衙里经常关着一些因贫困而缴不起官租或官税的犯人。这个县官就经常用这些犯人作他试箭的靶子，来显示他的本领。有一天早晨，县官坐在堂上，叫公差把一个犯人绑在离他五十步开外的门板上。他说：“我要把箭射在犯人的右耳旁一粒米远的地方。”说完就“嗖”地一箭射去。果然，箭头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牢牢地钉在离犯人右耳朵一粒米的门板上。县官射罢哈哈大笑，得意洋洋。

这一来，监狱里的犯人天天提心吊胆，担心某一天被县官的箭头射中。内中有一个犯人

是个理发师傅，他的剃刀功夫是本县数一数二的。这个人好打不平。前几天，他路见一个地痞调戏一个年轻妇女，就上前打伤了那个地痞。但他因此被关进监狱，吃三个月的官司。他从其他犯人那里听到了县官以人试箭的事以后，心中极其愤怒，暗暗思量，要找机会教训一下狗官。他对前来送饭的狱卒说：“我是个剃头的，愿意为县官老爷效劳。”县官是个爱贪小便宜的家伙。他想，犯人理发，不要我花费分文，这种好事何乐不为！

过了一天，剃头师傅被县官传去剃头。他叫县官对着镜子坐着，用一把磨得雪亮的剃刀为他剃头了。他刚剃了几刀，突然将剃刀向空中高高抛起，然后稳稳地接住再剃。县官在镜子里看到一把剃刀突然从空中掉下，吓得大叫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尿也泡了一裤裆。后来，看到剃头师傅把刀接住，才松了一口气。不料剃头师傅接着又把剃刀抛到了半空。就这样，县官的头倒是剃好了，但因此吓出了一场大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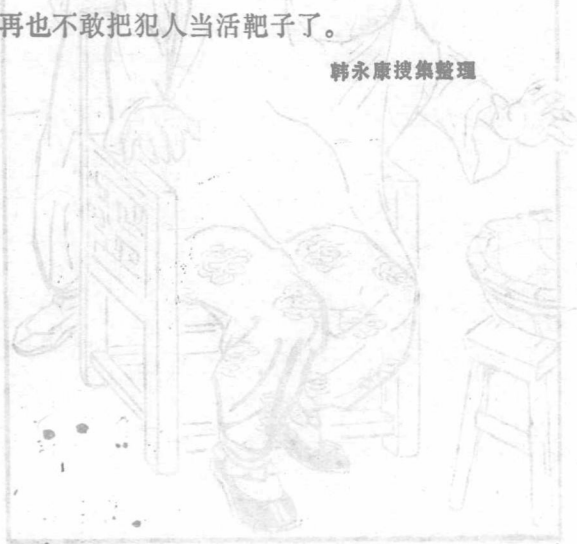
县官病好以后，想治剃头师傅的罪。一天，县官叫差役把剃头师傅带到公堂。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惊堂木说：“大胆刁民，竟敢在剃



头时戏弄本官，触犯刑条！来，把他拖下去打五十大板！”“慢！”剃头师傅挡住了蜂拥而上的衙役，对县官说：“大老爷在上，小人有言相问。小人在为老爷剃头时要弄刀艺，触犯了刑条。请问，大老爷经常以犯人试箭，戏弄百姓，该当何罪？”县官说：“本官的箭法与神箭花荣不相上下，前后十余载，向来以犯人试箭，决不会伤人一根毫毛！”剃头师傅反唇相讥：“小人的抛刀技艺世间少有，前后已三十多年，决不会伤人一根毫毛！”

县官被剃头师傅驳得哑口无言。从此，他再也不敢把犯人当活靶子了。

韩永康搜集整理



大师傅和二师傅

民间习惯对木匠、瓦匠称师傅，对石匠、铁匠、画匠也都称师傅，唯独对做饭的称大师傅，对做菜的称二师傅。这是为什么呢？

传说，早年有个皇上，一天乘兴来到修造宫殿的工地上，看到百工匠正忙着：木匠鐮刨齐响，铁匠炉火正旺，石匠锤声叮当；铜匠、锡匠、泥瓦匠，个个都在施展自己的本事。皇上一时心血来潮，让各工匠说说自己的本领，看谁最能，就封谁为师傅。

木匠说：“梁托、檩子、斗拱、门窗，哪一件不是我们木匠做的？我们木匠不称师傅，谁能称得起师傅？”皇上听了点点头，要封木匠为师傅。瓦匠不服气，说：“宫殿上的琉璃、砖瓦，哪一块不是经过我们瓦匠的手装的？”画匠也不服气，说：“若不是我这管彩

笔，亭台殿阁的颜色跟牛棚猪圈的颜色没什么两样！”铁匠甩起胳膊，说：“木匠凿半天，不如我铁匠冒股烟！”锡匠叉着腰，说：“铁匠冒两股烟，还不如我锡匠粘一粘！”金匠、银匠、玉石匠当然也不会服气，都一个个跳了起来。皇上一看没办法了，就把他们都封为师傅。

工地上给工匠们做饭的，是一对姐妹。她们见这些能工巧匠都被皇上封为师傅，姐姐便也来到皇上面前讨封。没想到，还没等皇上开口，那些被封为师傅的工匠们却哄了起来。木匠说：“做饭算什么行当！”画匠说：“若把做饭的也封为师傅，那‘师傅’二字也太不值钱了！”姐姐一听，生气了，一转身回到灶房。看见妹妹正在舂米，就说：“收起臼杵，今天咱们歇着，不干了！”

说话间，工匠们已散开继续干了起来。各工匠被封为师傅，都很高兴，所以干起活来分外起劲，饿得也就早。挨到晌午，真是够呛。他们跑到饭棚去吃饭，见灶房里没动烟火，都气呼呼地跑来质问姐妹俩。姐姐两手一摊，说：“做饭不算个行当，那你们就自己做去吧。”说完，拉着妹妹走出了灶房。这下，上百个能工巧匠都黄皮子看老鼠——大眼瞪小